

杨树增 著

# 中国历史文学

(先秦两汉)

远方出版社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九五』项目



# 中国历史文学

(先秦两汉)

杨树增  
著

远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文学/杨树增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3.11

ISBN 7-80595-913-7

I. 中... II. 杨... III. 文学史-中国 IV. 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2847 号

## 中国历史文学 (先秦两汉)

---

- 作 者 杨树增  
责任编辑 张 涛 王松年 王炜烨  
封面设计 张阿荣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567 千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13-7/I·348  
定 价 52.00 元
-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 序 言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历史与文学始终有着不解之缘。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学,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起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我们也总是习惯于按朝代或时代来对其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文学的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得好,“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自“昔在陶唐”到“皇齐馭宝”,“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于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人们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常用话语,同时也成为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导。

但是要说起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受制于历史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有时竟也与史学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在中国的上古时期亦即先秦时期,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同时也被我们称之为“历史散文”,或曰“史传文学”;反过来,像《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被历史研究者视为最珍贵最可靠的上古历史文献,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后世称之为“史诗”,正所谓“六经皆史”、“六经皆文”。到了汉代以后,虽然随着学术的分化而使中国的正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远,但是用文学来演绎历史或者把历史作为文学题材的现象并没有消失。从远在先秦的《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开始形成的杂史杂传传统,到汉代以后则蔚为大观,出现了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佚名的

《汉武帝故事》、刘向的《列女传》等一系列著作。由此,魏晋南北朝有轶事类小说,隋唐以后有历史人物传奇,宋代有讲史话本,元代有历史戏剧,明代有历史演义小说,清代有历史题材的说唱,现当代有历史回忆录、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历史的,形式是文学的,文与史在它们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远也不可能分开,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虽然在断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的研究中不断地涉及这种现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认识,自然也没有人来揭示它的艺术特质,对它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详细考察。这对于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传统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树增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这一文学现象的重要性,并率先对它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一类型的文学统称之为“历史文学”,第一次对它的特质进行了具有科学意义的界定,对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并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历史文学》(上古至汉),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中国历史文学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它既是以文学的笔法书写的历史,又是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它在先秦时期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由于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就逐步进入了“理性社会”,原本十分丰富的中国神话传说被过早地湮灭;而史官文化的发达则使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重史的传统。这使先秦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像古希腊那样长篇的史诗,可是却产生了希腊人无法企及的历史著作。如果说,正因为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的出现才会给西方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武库”,从而奠定了西方文学的文化传统;那么在中国,也正因为史官文化的发达,才使得先秦的历史文学成为中国后世小说、戏曲等的重要文化源头,使历史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主流。我以为,树增教授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仅为中国历史文学的本质给予定性,写出了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历史文学史,而且还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发生过程、发展规律,有利于从世界文化的范围内来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以及其鲜明的民族特色,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是在西方文学史观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学史规律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习惯于按西方文学史的发展之路来评价和衡量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例如,关于史诗曾经有许多学者以古希腊的长

篇史诗为标准,认定中国古代没有史诗,这甚至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发达的标志。这种论断自然是错误的,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玄鸟》、《长发》等诗,就是中国古代的史诗,它们虽然没有古希腊史诗的长度,但是却具备史诗的全部要素。这种解释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毋庸讳言,《生民》、《公刘》等史诗在规模的宏伟和内容的丰富上远不能与荷马史诗相比,若以此来进行比较,仍然不能说中国的古代史诗与同时期的古希腊的史诗一样伟大。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评价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发达的标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还是在不自觉中受制于西方文学的评判体系,仍然没有脱离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偏见。而树增教授的研究则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他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着独特的发生、发展之路。这正如树增教授所说,我国古代神话史诗的不发达,“这与其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短处’,不如将它视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不曾发展出繁荣的神话文学,在荷马史诗的时期也没有产生出具有大型规模的叙事诗,但中国在当时却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那种全面、详尽地反映历史大变革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因此,我们不必要为中国没有产生古希腊那样的长篇史诗而自卑,而应该为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而骄傲。这对于站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而又正确地认识中国文学特色,其启示意义是极大的。

中国历史文学史是把文与史融为一体的具有综合形态的一种新的文学史,它包含着蓄积久远的文化内容,有着旺盛不衰的生命活力,因而对它的研究也就必须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方面着眼,从中国文化特征的早期探源开始,从文学与史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网状联系中理出头绪,从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去把握其发展脉络。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学史的撰写既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一个较大的系统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树增教授经过四年的勤奋研究,数易其稿,终于写出了这部五十万字的巨著。全书分为中国历史文学的萌生、中国历史文学的发达、及中国历史文学的成熟三编,并在导言中就中国历史文学的特质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与简要清晰的描述。书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树增教授首先提出来并在历史文学史的框架下第一次展开论述的。比如,树增教授认为:“历史文学的基本特质是既有历史科学的真实性与概括性,又有文学的典型性与艺术性。它是艺术地表现历史,同时又在表现历史的过程中体现出作者对历史以及现实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观。”这一定性既讲明了什么是历史文学,同时也界定

了全书论述的范围,并为其进行史的表述和理论的分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树增教授还指出:“中国历史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是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及其演化,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清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历史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这条轨迹要合乎中国历史文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当我们将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演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观察时,便会发现,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不仅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也与中国文学形体的演进相联系。”以此为线索,树增教授把中国历史文学的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从上古到汉为第一个阶段,从魏晋到宋为第二个阶段,从元至清为第三个阶段,五四运动以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并根据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分别把它们称之为“文隐于史的阶段”、“文史偏流的阶段”、“史隐于文的阶段”和“文史兼容的阶段”。我以为,树增教授的这一论述和历史分段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学发展规律的,其概括也是相当准确简明并具有学术启发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和历史的框架,树增教授自然就把过去文学研究中难以涉及到的一些著作,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燕丹子》等纳入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学的范畴,并给它们设定了一个准确的文学史位置,同时得出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的结论。此外,全书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析理的深刻透辟,以及一些富有理论创见的论述,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的出现,是近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可喜的新收获,也是著者献给 21 世纪学术界的一份厚礼。

树增教授是我的师兄。1984 年底,我们共同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并同处一室。树增兄不但在学业上给我以巨大的帮助,在生活上更如同亲兄长一样给我以热情的关怀。我们共同读书,共同讨论问题,共同跑步和打球,也共同去欣赏长春 5 月的飞花和 10 月的瑞雪。三年多的朝夕相处,结下了无比深厚的友谊,也留下了许许多多难忘的回忆。博士毕业后,我先去了青岛,后又来到北京,他则去了大连。虽然两地相隔,但我们之间一直没有中断学术上的合作与互助,一起参与策划并编写了《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共同撰写了《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在青岛和大连美丽的海滨,我们数不清有多少次的长夜漫谈,共诉别后的相思,共析学问上的疑难,共话人生中的困惑,也共同在海边捡拾美丽的贝壳,追逐那雪白的浪花。在这些年中,他在学术上的勤奋,更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十几年来,除了我们的合作之外,他自己还撰写了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如《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论语导读》、《盛世悲音:汉代言人的生命感叹》、《文学名著赏析》、《军队基层文艺创作》等,为高等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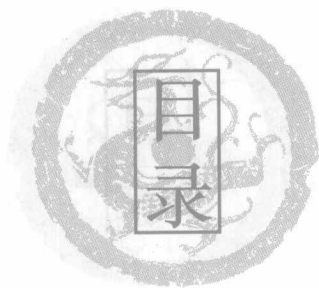
的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自然,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中,他最投入的还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学的思考。早在攻读博士学位之时,他就把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定在了以《春秋》、《左传》和《史记》等为代表的先秦两汉的历史文学上。这部著作,正是他近二十年来在中国历史文学方面研究和思考的结晶。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作为他最亲密的学弟,我怎能不为他的丰收而感动!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在一个明媚的春日,树增教授托人给我捎来了这部书稿,并嘱我写几句话为序。全书中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论述,已非我这支拙笔所能尽言,相信它能够经受住读者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在此,仅能写几句赘言,以表达我先睹为快的感受和心情,一来为我的学兄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二来也为学术界产生了这样具有创新意识的新著而高兴,并愿树增教授再接再厉,写出一部贯通古今的历史文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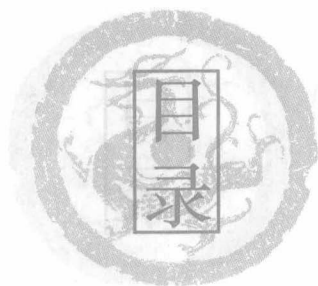
赵敏俐

2003年3月15日于北京花园村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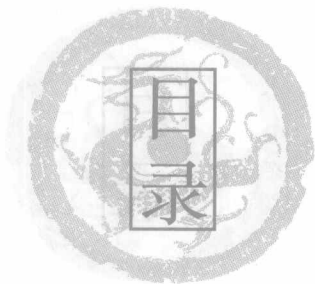
1	序言 赵敏俐	1
1	导言 中国历史文学鸟瞰	1
3	一、一种新文学史编写体例的尝试	3
9	二、历史文学的特征	9
16	三、中国历史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	16
24	四、研究中国历史文学的意义	24
29	第一编 中国历史文学的萌生(上古至公元前 1046 年)	29
31	第一章 华夏神话传说的产生	31
31	第一节 华夏神话:古代历史的影子	31
40	第二节 古老传说:神话的初步历史化	40
47	第三节 最早载录华夏神话传说的《山海经》	47
53	第二章 勇于开拓创新的先民	53
54	第一节 华夏神话传说的类型及先祖序列	54
62	第二节 华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形象	62
77	第三章 华夏早期史诗雏形	77
77	第一节 诗歌产生与史诗雏形	77
84	第二节 商民族暴力征伐的颂歌	84
97	第三节 周先人创业立国的赞歌	97
112	第四章 史官文化与史传文学雏形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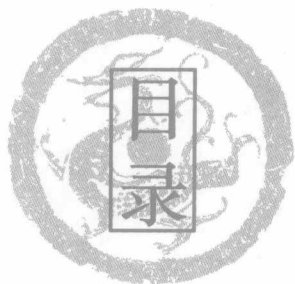
112	第一节	史官文化的形成	附编第 1 章第 1 节	1
116	第二节	史官文化形成的原因	附编第 1 章第 2 节	1
125	第三节	史传文学雏形	附编第 1 章第 3 节	5
137	第二编	中国历史文学的发达(公元前 1046 年至前 221 年)	第二编	10
139	第一章	史传文学的成熟	第一章	10
139	第一节	史传文学成熟的时代背景	第一章第 1 节	10
145	第二节	历史著作文学化	第一章第 2 节	10
158	第三节	史传文学特色形成的原因	第一章第 3 节	15
167	第二章	史传文学记言的初级形态	第二章	15
167	第一节	闳博古奥的《尚书》	第二章第 1 节	16
173	第二节	周史遗珍《逸周书》	第二章第 2 节	17
178	第三章	史传文学记事的初级形态	第三章	17
178	第一节	初具编年纪事体例的《春秋》	第三章第 1 节	17
183	第二节	未遭秦火的《竹书纪年》	第三章第 2 节	18
188	第三节	体例多样的《世本》	第三章第 3 节	17
193	第四章	史传文学成熟的记事兼记言的综合形态	第四章	17
193	第一节	《左氏春秋》的成书	第四章第 1 节	18
201	第二节	《左氏春秋》的叙事特征	第四章第 2 节	18
212	第三节	《左氏春秋》的语言特色	第四章第 3 节	18



218	第五章	史传文学成熟的记言兼记事的综合形态	章一第	218
218	第一节	“文胜而言庞”的《国语》	章二第	218
226	第二节	“敷张而扬厉”的《战国策》	章三第	226
234	第六章	先秦时期的杂体史传	章四第	234
235	第一节	历史人物传奇的滥觞——《穆天子传》	章一第	235
240	第二节	人物外传雏形——《晏子春秋》	章二第	240
250	第七章	史传文学的演进及影响	章三第	250
253	第一节	史传文学的演进	章正第	253
259	第二节	史传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章一第	259
			章二第	281
269	第三编	中国历史文学的成熟(公元前221年至220年)	章六第	269
271	第一章	传记文学的兴起	章一第	271
271	第一节	史学高峰形成的思想基础	章二第	271
280	第二节	传记文学兴起的文学底蕴	章三第	280
288	第三节	传记文学兴起的社会条件	章四第	288
295	第二章	传记文学的伟大奠基者——司马迁	章一第	295
295	第一节	司马迁的身世	章一第	295
302	第二节	司马迁的进步思想	章二第	302
312	第三节	司马迁的创作态度与文化修养	章三第	312
316	第三章	司马迁的创作原则及艺术构思	章八第	316



316	第一节	司马迁的基本创作原则及基本艺术手法	《史记》研究	章五第	815
324	第二节	《史记》的主旨、选材和结构	《史记》研究	章一第	818
340	第三节	司马迁的抽象思维	《史记》研究	章二第	855
344	第四章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塑造手法	《史记》研究	章六第	865
344	第一节	《史记》中人的位置与择取原则	《史记》研究	章一第	865
349	第二节	《史记》人物形象的主要特性	《史记》研究	章二第	868
357	第三节	《史记》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艺术手法	《史记》研究	章三第	870
372	第五章	《史记》的语言特征及艺术风格	《史记》研究	章一第	873
372	第一节	《史记》语言的艺术特征	《史记》研究	章二第	873
381	第二节	《史记》的艺术风格	《史记》研究	章三第	875
390	第六章	传记文学的另一高峰——《汉书》	《史记》研究	章三第	880
390	第一节	《史记》的后续者	《史记》研究	章一第	875
394	第二节	班固的生平及《汉书》的编撰	《史记》研究	章一第	875
398	第三节	《汉书》的主导意识及文学特征	《史记》研究	章二第	880
407	第四节	《汉书》与《史记》之比较	《史记》研究	章三第	888
416	第七章	汉代其他几部奉敕编撰的史著	《史记》研究	章二第	895
416	第一节	记录时功的《楚汉春秋》	《史记》研究	章一第	895
422	第二节	拘时阿世的《东观汉记》	《史记》研究	章二第	895
429	第三节	体例臻于完备的《汉纪》	《史记》研究	章三第	915
437	第八章	汉代杂传类代表作品	《史记》研究	章三第	916



437	第一节	杂传与杂史的区别
440	第二节	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445	第三节	刘向的人物轶闻逸事汇编
465	第四节	几部有关汉武帝的杂传
477	第九章	汉代杂史类代表作品
478	第一节	我国最早的方域志
488	第二节	生动的吴越争霸兴衰史
498	第十章	汉代历史文学的地位、价值及影响
498	第一节	汉代历史文学的文化地位
502	第二节	汉代历史文学的价值
507	第三节	汉代历史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517	重要参考文献目录	
520	后记	

导  
言

中国历史文学鸟瞰





---

## 一种新文学史编写体例的尝试

世界是什么？是运动的物质，也是物质的运动。这里所说的“运动的物质”从本质上讲，不仅仅指自然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包括人的精神世界，即人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①</sup>。人类的精神世界既是自然的物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移入与改造，那么，它必然也同自然的物质世界一样，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要认识人类的精神世界，只有从其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去考察它与自然物质世界的密切联系以及自身的各种特点，才能对人类精神世界作本质上的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把历史科学当做是一门惟一的科学，就在于他们把自然物质世界与人类精神世界都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有从其不断的运动中，才能认识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透过运动过程中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出各种运动形式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其普遍的发展规律。

文学作为人类观念形态之一，同其他事物一样，其一切本质特征与表现形式，都是在其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显现的。只有从发展的过程中，探讨文学的问题，诸如文学的社会背景、文学的文化氛围、文学的美学价值、文学的各种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的历史地位、文学的承传与影响、文体的演变等等，才是求得正确结论的惟一途径。从20世纪初中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就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者找到了这条科学的研究文学的途径，中国文学研究从此便开辟出一个崭新的领域——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学研究队伍中便出现了一支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文学史家，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便很快发展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72。



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学研究旧格局,使过去静止而孤立地研究个别作家、个别作品转向系统地研究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把中国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运动中来考察,认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规律。在这一前提下,再来重新认识具体作家与作品,就会得到许多从未有过的新发现,获得对具体作家与作品的许多新结论,这就使作家、作品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不是静止的而是有发展变化的,这种研究因此也就具备了科学性。

文学史编写属于一种文学历史的科学研究,通过对文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描述文学发展的轨迹,阐释文学的源流及宏观走向,揭示文学演变的规律及其价值意义,说明各种文学形式的互相影响和各文学流派及其代表作家的文学作用与地位等等,但由于文学史编写者的文学史观念与编写方法各有不同。描述、总结、阐释、揭示、说明的各种文学问题的出发点与角度也就不同。可以说,有多少文学史观与编写方法,就可以编写出多少内容与形式上各有不同的文学史著作来。

各类文学史著作在形式上最明显的不同,首先表现为编写体例上的不同。文学史作为一种“史”体,自然要以时间发展为序,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或安排“史”体的各部分,也就是依据什么时间标准来确定文学发展的分期,或者说以什么时间标准来划分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这是判别文学史编写体例的主要标志。它不仅关系到各种文学史编写体例的确定,也涉及到如何把握文学史的内在脉络。

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从那时起,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主张以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一是主张以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阶段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前者便于说明该时期的文学与该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种种关系,并由以此来认识和揭示该时期文学发展的规律;便于揭示文学自身特征、运动机制,并由此认识其发展规律。当然,以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为文学史分期依据的体例,也不能脱离对各种体裁文学作品风格、艺术形式的分析研究,也不能不顾及各种体裁文学的历史传承与流变而只对该历史时期文学现象作独立的考察。而以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阶段为文学史分期的体例,仍要重视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对文学演变的作用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文学史分期的标准不同,不仅形成了不同的编史体例,也造成了编史内容的各有侧重。以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为文学史分期标准编写的文学史便以朝代为经,以文学为纬,全书按照历史时代的顺序依次叙述;而以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阶段为文学史分期标准编写的